

with great power, comes great responsibility



## I-Ching & The World of Metaphysics

道德經釋義卷之上，純陽真人釋義-紫枏觀

道可道章第一

**道，可道，非常道；名，可名，非常名。無名，天地之始；有名，萬物之母。故常無欲以觀其妙，常有欲以觀其微。此兩者，同出而異名，同謂之玄。玄之又玄，眾妙之門。**

**道**，乃混元未剖之際，陰陽未分之時，無天地以合象，無日月以合明，無陰陽以合氣，無造化以合其道，者是箇道字。**可道**：心可道其妙，而口難道其微，謂之可道。道不可須臾離，而瞻之在前，忽焉在後，者是可道底。仰之彌高，鑽之彌堅，如此之玄，非空於玄，而實有玄之之妙；如此光景，豈是口可道，只可心領會，而心可道。**非常道**：是心可道之道，非尋常日用五倫之道，非治國安之道，非天地化生之道，非陰陽順逆之道，者箇道，豈是有作有為尋常之道，故曰非常道。**名**：何謂是名？無動無形，無機無化，無極無虛，無空無相，者就是名。名不知其為名，故名也。**可名**：是心名其名，難謂口可名其名。心領神會，可名其名，謂之可名，**非常名**：是心之名，非有形有相之名。虛中虛，空中空，虛中有實，空中有相，只可意取，不可聲名；非口名其名，非一切有影有響之常名也。連有影有響，算不得此名，而況有實具者乎。只在先天中求先天，者就是可道之道，可名之名了。連先天中之先天，還算不得道名二字，就是強為道為名，只是不開口，者就是道之可道，名之可名。此二句，方是道經老子之意，方說得其奧旨，者纔是非常道，非常名。**無名，天地之始**：天地之始，是混元純一不雜，一團低性中之性，為之始。連天地也在後生，連陰陽也在後剖，那時節，纔是無為之始，天地二字都合不上，者是太上恐後人不知所以然，強安天地二字在此句之中。既無名之始，何嘗有天地之形；既有天地，又何為無名之始。此天地二字，要另看。那時節，有天地之性存於中，而無天無地之形，者就是無名天地之始，有名萬物之母。者個萬物，在外講，就是天地化生之道，夫妻，父子，君臣，朋友，化育之理；在內講，體道乃得此中之根本，現如意之光，珊瑚，瑪瑙，珍珠，寶石之相，要在一母字上求，方有萬物，者是個性中有為萬物之母，者是個實中求虛而虛中返實底景象，也說不出有為萬物之母妙處。要體此道，體此名，方知母之奧妙，此正是有為萬物之母了，俱是個虛靈中景象，是個有名底萬物，從混元之母而生，故曰**有名，萬物之母**。故常無欲以觀其妙：因有母而化生出萬物，纔道一個故字，因故，而實中饒生出一個虛無底境界，故吾常無欲以觀其妙。不从萬物中來，安得從萬物中而觀妙，者就是慮而後能得。那個莫顯乎微，又得那個莫見乎隱，者纔是個天命之謂性，率性之謂道。到此率性底地步，吾故能常常無欲以觀吾道之妙，故曰**故常無欲以觀其妙，常有欲以觀其微**。微非耳目口鼻之微，乃生死存亡出入必游之微，所關甚重，所系非輕。此其微也，吾若有欲，而身不得道之妙，從世欲中出入，此亦微之門也。吾若無欲，而心領神會，得道之妙，皆從此道之妙，而求其道妙之微，任其出入關閉，皆由於我，而不由於微之督令，自專之樞柄，者就是在明明德，而止於至善之道，吾方能常常去有欲之心，以觀吾道之微。此微字從母字中來，上妙字從始字中出，總是元始之母，而生於微，皆從心可道之道，從心可名之名，而合於始生之母，方得到一妙字。知其微之自然之微，非造作有欲之微，體道之妙，知道之微，**此兩者**，豈不是**同出之門戶**者也。妙於心而微於意，同其**玄之又玄**底境界，到無為之始，無聲無臭底時節，惟精惟一，言那個能體道之士，慎篤之輩，除此，安得入**眾妙之門**。篤信謹守，抱一無為之始，以心道其道，以心名其名，方得入其門，知其妙，以悟混元之母，而得其至妙之微，此之謂其道也。嗟乎！道之義大矣哉！而復無其言。



### 天下皆知章第二

天下皆知美之為美，斯惡已；皆知善之為善，斯不善已。故有無相生，難易相成，長短相形，高下相傾，音聲相和，前後相隨。是以聖人處無為之事，行不言之教，萬物作焉而不離，生而不有，為而不恃，功成而弗居。夫惟弗居，是以弗去。

天下皆知美之為美，斯惡已；皆知善之為善，斯不善已。天下皆知：是抱道之人皆知，非尋常人皆知，要體認此理。美：是到了美處。為美：是到了極美處。到盡頭田地，若知靜而知美，不知靜而不知美，既不知靜，而安得知美，既不知美，而惡從此斯生已。善之為善：是善能達道者，方能知善；那不達道者，安得能知善。既不知善，那不善從此斯生已。美善是知其微，美之為美，善之為善，是到了知徹底虛靜處，再加潛修，惡與不善，俱化於為美，為善，就知極美之妙，極善之妙，美不知斯惡，善亦不知斯不善，到了美而知其極美，到了善而知其極善，如此抱道，故知其有無相生，是陰陽反復之理，一定而不可移。人稟無中生有而來，亦此抱道。从有中而反無，方知盡善盡美。美善不知，是有無相克；盡其善，盡其美，故有無相生。吁嗟乎！大道之難，鋼堅石固，成之亦易，難也得到，易也得到，同到彼岸，豈不相成。大道無二，豈不相形，有何長短。正人行邪，邪亦入正；邪人行正，正亦入邪。何患長短傍正底路。高下相傾：是水往下，高也到此，下也到此，沒有有二底法門。音聲相和：是抱道者，彼唱此和，此唱彼和，言其意相和，同懷至道，前後相隨而不離也。如此懷道底聖人，方以無為而處事，心領神會，而行不言之教。萬物作焉，而不離我規矩之中，萬物生於無為，又何嘗有中生萬物。春到，動植自生，不假作為，就如人到靜，種子自現，又嘗有作為。自生而不知其生，故生而不有。此有名無質之祕物，方能自知其美而爭美，自知其善而爭善。若為方知其有美有善，既性中為到有萬物時，而不可恃其有；有了方得，得後功纔成。成其一，而無所以居之，是混其體，而無其質，既無其質，就無所以可居；既無可居，夫惟弗居，一得永得，是以不去。此養自己元神，而居無為之境，生於不有之時，方能知其盡美盡善，故有無相生難易，長短，高下，音聲，前後，相成，相形，相傾，相和，相隨之景象。是以聖人方能處無為事，行不言之教。如此無為不言，萬物方能現象，不離混一之中。故生而不有，為而不恃，功成而弗居。夫惟此弗居，是以纔養得吾身而弗去，使天下養身者，不得外於此。

### 不尚賢章第三

不尚賢，使民不爭。不貴難得之貨，使民不為盜。不見可欲，使心不亂。是以聖人之治，虛其心，實其腹，弱其志，強其骨，常使民無知無欲，使夫知者不敢為也。為無為，則無不治。

此章安爐立鼎底說話。不尚賢，不禮有德之士，此是外說。內說，不親於外，而惟知有內。外若尚賢，而民就有爭競之端；內若尚賢，而心就生人我之念。內外不尚賢，民爭就息。我若不生，者爭心無河可法，惟不尚治之，不貴難得之貨，使民不為盜：難得之貨，是稀奇之物，人見即生貪心，豈不懷盜心，此外講也。內講是目內觀，無著於物，我之貪心从何染物，故不為外欲，盜念就無因物而生。世之財物，人人愛底，一見即欲；不見可欲，人之心就亂了。我無見，我就無欲，使我內顧之心，無馳於外，守惟精惟一，只知有道，而不知有欲。如此，是以聖人之治，苟能不爭不為盜，方能降伏其心，使猿馬不外馳，不生欲；若是，纔得虛其心，能虛心，只知飽食煖衣，除此之外，不生一點雜念，實我之腹，弱我爭盜之志，強我體而守我鼎，養後天之藥，以補我先天之靈，常常使我無知無欲，存一念於靜中，故不敢為爭為盜，以亂我之心，以作無之道。若有為，民就有爭，有盜，有亂之心，从此而生。若以法度治他，在治之時，其爭盜亂之心不敢起，過治之時，依舊復萌。惟為無為，不但爭盜亂之心起，而且不萌。若如是，不但民可治，而大道亦可以成矣。惟無為，則無不治。痛也夫，養心之要，煌煌於章句之中，胡不勉勉而參求，外治民而內立鼎，以生堅固之心，遇火不避，遇水不回，立焚立溺，就死而不生退心。如此，方能造道，不辜負吾輩講五千言之祕要。



#### 道冲章第四

道冲而用之或不盈，淵兮似万物之宗，挫其銳，解其紛，和其光，同其塵，湛兮似若存，吾不知誰之子，象帝之先。

**此乃見道之實。** 知其味，得其理，充塞乎天地，飽味乎己身，故冲滿於體，而用之不窮。已知有道，而不可滿，一滿，而其得妙有，幾不能已精而益求其精，已妙而益求其妙。守道不盈，則知淵源之妙，方明道之宗旨，而知**万物之本源**，此大聖人方能稍有盈則溢，或者有堅其志，不至於盈，而方能造到大聖人。知宗，知万物者也，豈不淵乎。到此一步，不可效子路之勇進，得勇而退心易生，勇進則用於心，使心勞而退念出。效顏子之默，不用於心而用於神，故銳鋒而自挫，不知有銳，亦不知挫銳之心，其外之紛不能入，外紛不入，不待解而紛自無。不外於默，一默，諸紛不能亂我之神，擾我之神，分我之心，散我之氣，耗我之精，不亂不擾，不分不散不耗，如此性光方現。使我靜內且生光，纔能知其妙，明其理，方得深入其奧，冲而用之，到冲底地步，纔叫作**和**；人煉形如地靜寂不動，纔叫作**同其塵**。塵，土也。地屬坤，乃煉坤之質，從陰中求出陽明之象，現而為光，光生則坤靜，坤靜則**湛兮**而成道，道非無無而**若存焉**。嬰兒一現，**我不知是誰之子**，在杳冥之中，我不知有我，而安知辨別其子。帝，我也。要返於一來之際，而復我本來面目，歸於無始之先，合道以為我，合我以為道，纔叫作道冲而用之。嘻嗟夫！子等學道者，要飽味乎身心，養浩然之氣，充塞乎天地，不盈乎志，不挫其銳，不解其紛，無鋒不挫，無紛可解，到其同塵之寂靜，而知性光之冲和，道不知為道，子不知為子，那時節，子不欲會吾，吾欲會子耳。同其聲，同其應，子是吾耶？吾是子耶？總不道冲而用之。吾與子也，者景象，知道之妙，明道之理，深入於道之奧，不但吾與子，而充塞乎天地之外者也。

#### 天地不仁章第五

天地不仁，以万物為芻狗；聖人不仁，以百姓為芻狗。天地之間，其猶橐籥乎。虛而不屈，動而愈出，多言數窮，不如守中。

**此章是用默以歸於不言，而心神領會其至道之妙。** 用意如繭，止存其性而不知其身。天地乃至高至厚，居無德之體，恩澤布於万物；而無施仁之心。不仁：是天地無容心，以仁施万物，万物得天之太和，故生之育之，長之成之，此天地仁也，乃天地容万物而万物感天地化育之德，不有形跡，是上德不德，上仁不仁。不仁處，正是為至仁也。天地以不仁長存，修身之聖人，效天地之**不仁**，運化育於一身，百姓指一身而言之，非他，是我之意也。身為國，心為君，意為民。心以無為化身，意以無為守法，如此是仁也。冥冥之中，不見施仁，是聖人效天地上仁不仁處而修己，故乃**以百姓為天地之芻狗**。天地不仁，無聲無臭，高也明也，博也厚也，此天地之仁也，而万物感之，不見其仁，此所以不仁處，而仁大矣；此所以不見仁，而仁宏矣。此是天地之修，亦是天之橐籥。為天地尚以無為橐籥，為人修身，可不效天地以無而為橐籥？**天地之間**，無何以修省，其猶橐籥，而以無為為之乎。是以修身，用**虛而不屈**，強為之名，用虛以修省，領虛之美，得虛之妙，無處強名，無處強道，虛之極而動方生，**一動愈出**，美而愈知其妙，到此難言矣。多言而無可言，故數窮，不如知我之美，會我之妙，抱我至中至道，而守我冥忘之理，常存真一之氣，以樂天真，豈不謂聖人修身，效天地不仁也哉！虛之理妙矣，天地之不仁，仁矣，玄玄乎至大至剛也。

#### 谷神章第六

谷神不死，是謂玄牝。玄牝之門，是謂天地根。綿綿若存，用之不勤。





**此章是體道之實，知道之微，用道之妙。** 登道之岸，從虛而入，根上章而來，虛而不屈，動而愈出，者是谷神之源。譬如山，四面皆是聳嶺，中是深谷，落葉聞聲。人身上下皆實，惟中常虛，將谷譬言之，山谷聞聲，乃山之虛神耳。山有虛神，故千萬年無更變之端；目今如此，千載之後亦如此。人之修身，當推此理，一箇幻身，只有中之內一點靈氣，四肢百骸，皆是無用。若有嗜慾，虛靈就被他埋沒，終日用心，勞碌於外，神從耳目口鼻舌身意散盡，安得不死。若求不死，須問靈神。靈神所居，上不在天，下不在地，中不在人，在虛靈不昧，一點真性之中。近學者不知說出多少落地，上降下升，用性光會合，黃嫗牽引，為坎離交參，一點金液，發於玄牝。玄牝生芽，方得性命歸宗，樂於冥忘之間，從吾性中見出，是不昧之性，非氣質之性。要點下落，須遇高人，高人指點，如夢初覺，如醉方醒，得來不費半之錢。若求庫藏無處覓，非他言難易相生。不可求輕得，**玄牝之門**，在空谷之中，視之不見，膽之在前，忽焉在後，在無聲無臭之間，鉛汞合一，方知下著。此理深淵，似日月運行，東出滄海，西沒窮谷，晝夜反覆，無息而住。此理即是身中下落，水中取金，火中採木，金木相併，譬如月感日精而光生，日返月華而晦出，俱是造化之氣所感，身中豈無真一之氣而生。上不上，下不下，中不中，在杳冥之中，而生真一之氣，引上接下而歸黃庭。此庭之名，亦是多了，纔叫作**天地之根**，要隨甲子周流，去而復返，返而復去；身中要金木升降，離而合，合而離。離合之妙，在於真一之中。真一之源，在於一點性光之內。性光之居，在於虛靈之中。虛靈之神，在於空谷之間。空谷之處，在於幻身之中。幻身常無，神乃得一。神一，而性命方來朝宗。性命合，而魂魄潛踪，收來入神，方能雪光。雪光一出，便是慧照。慧照無間，纔是**綿綿若存**，使之不窮，用之不竭，纔如山谷常靜而存神，是謂綿綿。若用心存，就不是了，要似若聞耳。勤字莫作勤苦上看，此勤是綿綿不絕之意。**用之不勤**，是無窮無盡之妙，而無刻暇，是體我之道，樂我之妙，豈不綿綿而用之窮。人生在天地間，返天地之化工而成真，抱真以合天地，人之玄牝，是天地之根，天地之根，亦是人之玄牝，總不過要人明天地之理以修道，返道以合天地，方是谷神不死章之旨。

### **天長地久章第七**

**天長地久，天地所以能長且久者，以其不自生，故能長生。是以聖人後其身而身先，外其身而身存，非以其無私耶，故能成其私。**

此章因秉公而無私存，聽其物之消長，隨其生也，殺也，無容心於物，以靜治之。天之職蓋，地之職載，以無聲而生，故能長且久，在於不自生，以聽萬物生育；隨天地之氣感之，隨其萌敗，故不耗天地之元精，方能長生。是以聖人體天地而修吾身，生以靜御氣，後以精養身；無身不成道，有身不歸真。先以靜而抱真，後以後天而養身，纔是**後其身而身外之身方得**。先外我之假身，而存我之真形，無他，乃一靜而存，**無私於物耶**。天地以無私而開，人以無私而合。天地無容心以感萬物，聖人效天地亦無容心，而抱全真。總不過要人心合天地，天地以清虛之氣而轉週，聖人以清虛之氣而運動，天地能長久，聖人法天地，不能長存，無是理也。故能成我無私之私，以靜而守我真形，待天地反覆之時，而我之真形無壞，此所以天長地久。聖人合天地而長存，只是無私心於物，存無聲無臭於身其真乃成。死

### **上善曰水章第八**

**上善若水，水利萬物而不爭，處眾人之所惡，故機於道矣。居善地，心善淵，與善仁，言善信，政善治，事善能，動善時。夫惟不爭，故無尤。**

此章要人修道若水。水乃無心之物。善字，百福之根。上善底，無事不無規矩，諸事無外感應。水滋物，無容心，人所惡底污穢之地，而水不爭。內功用水而若水，如是故不爭者等人，可幾近於至道也。下七句有兩說：外說，人能持善，不擇善地，而地善也。人善地善，豈身不安乎。內說，心存善而心公，一公，心淵於海，而無物不容。心善，方能人善地善。七句中在心字。與善仁，他本改作此人字看，吾不然。與：普也。心存善，為政必化而治矣，百姓無不瞻仰；心存善，作事無不中節；心存善，有道則見，無道則隱，一動無不合



時。如此，夫惟若水之不爭，故無尤。居善地，則心安。心善淵，則神定；與善仁，則義存；言善信，則志立；政善治，則化普；事善能，則無惑；動善時，則天命知，若是可近於道矣，此外說也。內說，心正意誠，即是善字總領，水是圓通底，修道如水之圓通，正誠圓通，無道不成。水乃養命之源，水升火降，聚則結為金液，散則無處不周，如滋養万物一般，雖污穢之所，無不沾之地，乃絳宅。一善則身外之身，處而安之。存正誠，則心淵而冥之；存正誠，則意中意，周流用之而不窮；存正誠，我之魂魄，無不為我之治，合之而成真種子。一有性中景象，乃吾之事也，惟我能知，他人安能。存正誠，入於冥忘，性發而後動，方知命歸根。此其時也，要圓通若水，可動則動，可靜則靜，善能正誠圓通，動靜方得隨時，無人無我，安得有爭。夫惟不爭，幾成於道，故無尤。無尤若水，方能上善，方得如此，信道之不浮矣。

### 持而盈之章第九

持而盈之，不知其已；揣而銳之，不可長保。金玉滿堂，莫之能守；富貴而驕，自貽其咎。功成，名遂，身退，天之道。

此章修身之要，要人有道而不自滿，持真而無驕心。入性之後，任其自然，在冥忘中，不知其有，如是乃得道之士。初入道門，有此數病：持：是有了，勇猛向前，不知進退，故至於盈。一盈，不知其住火，而使其盈，不如不修。此句上合其天，而同天之虛無，體無始之真，只是中和以修之，方成久持之功，而無漏洩。銳，乃趨進之心，及不可持，其心揣之而無保，因銳也。富貴，乃涵養之功，用之不窮，取之不竭；若驕之，前若水之功，豈不自養，而安能成無極之道，合我本來面目，故使我常常綿悟。而丹之液，金也，玉也，久在虛氣之中，故守之，得其常存，少有驕心，則不能守，而洩元一點，世辭之矣。要久守，除非退其身，方得成我之功，遂我之名，而合天地万物造化之樞機，返無極之至道，乃得常持而不盈，能保能守，不致於漏其真，洩其元，一混合其天，不外中和之旨。

### 載營魄章第十

載營魄抱一，能無離。專氣致柔，能嬰兒。滌除玄覽，能無疵。愛民治國，能無為。天門開闔，能為雌。明白四達，能無知。生之，蓄之。生而不有，為而不恃，長而不宰，是謂玄德。

此章體道之實，周徧內外，使魄成真，一團性光內照，無中尋有，以樂天真，抱真一道，而永住黃房。如嬰兒，無知無識田地，返其太無之始，以滌除障魔，保我無極大道，以合天地，方得愛我真一之元，治復我身心，並一切凡想，無放於外，纔能開其天門，閉其地戶，以養我一團太和之氣，上合天之清浮，下合地之重濁，中澄我之身心。不空我本來面目，方得自明其明，自復其復，一點陽神，周徧六合，通天達地，無所不照，無處不普，纔為真人。於是生之氣，蓄之神，生氣於無為之中，冥冥忘忘，為之而不恃，其可道之道，可名之名，故長生，而天地神明，所以玄之又玄，無處主宰於我，是謂玄德。不由天，不由命，而由我一點道心。誰能似此全德，全玄，而不改初心，豈非神也，豈非神也，仙也。

### 三十輻第十一

三十輻共一轂，當其無，有車之用。埴埴以為器，當其無，有器之用。鑿戶牖以為室，當其無，有室之用。故有之以為利，無之以為用。

此章要人外靜而內動者也。車乃載重，腹內輪轉之物。從舉步至千万里，其形穩若泰山而無可撼，聽其腹之轉動，若周天移星換宿，周而復始。此陰陽變化之樞機，而車不知己之動，隨輪之轉也。埴埴，乃土之平，而無造作之功，聽其自然，隨人之造作以為器，借水火以成形。室乃人之居，若不開牖，其室不明。三者，車不知為車，聽其輻也；埴埴不知其為埴埴，聽其器也；室不知為室，聽真牖也。輻乃車之黃庭，器乃埴埴之黃庭，牖乃室之黃



庭。車無輻不行，埏埴無器不用，室無牖不明，人無中宮不生。輻壞車敝，器壞埏埴亡，牖壞室崩，中宮壞氣斷。車修輻，埏埴修其器，室修其牖，人修其中宮。此四者，當無以為車，為器，為室，為人。既無為，將何修之。故有之以為利，有利必死。無之以為用，無用必生。此乃修身之譬，修真之要端也。隨氣之生，無隨心之死也。无炁益身仙，心旺軀死，總不過要人留氣而心者也。

### 五色章第十二

五色，令人目盲；五音，令人耳聾；五味，令人口爽。馳騁田獵，令人心發狂；難得之貨，令人行妨。是以聖人為腹不為目，故去彼取此。

此章教人觸物不著，一心內守，一心內聽，收神，收身，收心，收意。五色：是內五臟。五音：是內五行。五味：是內五行中藥物。馳騁田獵：是內五炁朝元。難得之貨：是內一點靈明。聖人為腹不為目：是內觀外不著。五色雖言外，而其意在內。凡人順行，外著五色，天目閉而凡目開，豈不盲乎。內和五臟，使真一柔順，不染邪氣，而如天中五嶽，立極陰陽，億萬年不朽。五嶽之氣，和而上昇，與太和交合，故不貳常存。土中生水而滋養，流通萬國，此要緊之脈。如人五臟，不使其枯，常潤其中，脈絡周流偏身，脈清則氣和，氣和則道立，道立則基地固，基地固則外色彩。一彩則世之五色，一毫不著，二目光明，豈能盲我乎？目乃神之門，門戶高大，神守其宅，魔豈能入？魔既不入，神明內聽，則五聲了我之明，不向外馳，而炁方得來朝。炁一朝，酸甜苦辣，吾自啗之，豈他人得知，實實得其中奧味，任其金木來交，五行聚合，方產紫英。其貨一得，聖人只知有內，忘其軀殼，豈有目於外，耳於外，口於外，心於外，行於妨乎？聽而不知其聲，食而不知其味，到無聲無臭時，色豈能著我目乎？聲豈能聽我耳乎？味豈能隨我口乎？馳騁田獵，豈能亂我心乎？奇珍異寶，難得之貨，豈能動我念乎？修真之子，一心內守，外判陰陽，靜體無極，返混元於我腹之中，出其身於太虛之上，故去彼之色香味馳騁田獵難得之貨，而取此中之色香味馳騁田獵難得之貨，靜中生之育之，養我之清氣，助我之靈根，守我之神明，出我之真身，以我合天，以我合全，以我之道而同太空，總從為腹而不為目，方得取真一之性，而生其命。就是天上仙子，不過是斷外接內四字，以歸於空，從空中返有，日月合明，而成其道。道之成，在於目耳心三字。三者聚而成道，散而成鬼，可不慎乎！嘆其人為此而喪，守此而生，聚此而成。諸子勉之慎之。

### 寵辱章第十三

寵辱若驚，貴大患若身。何謂寵辱。辱若下，得之若驚，失之若驚，是為寵辱若驚。何謂貴大患若身。所以有大患者，為吾有身，及吾無身，吾有何患。故貴以身為天下者，則可以寄天下；愛以身為天下者，乃可以託天下。

此章要人得失如一，不為此所著。外說榮華為寵，患難為辱。內說無為為寵，有為為辱。深一步說，得靈為寵，失靈為辱，我從空裡得來，孜孜汲汲，惟恐有失，常以驚為念，我道日長而無消化之日，若遇無知，授之作為，是吾辱也。要我洗滌參求，惶惶然速歸正道，若無驚心，沉於苦海，要常存驚，漸歸正去邪，此講人之自盲。吾今日開光，再講內功寵辱。要存真內照，見我本來，是我寵也；惟恐毫釐之差，常存若驚。靈性倘有一念之差，是我辱也。凡人有寵必有辱，惟驚字守之。此驚非怕也。一念不動是驚，一物不動是驚，空中顯相是驚，光中霹靂是驚，有有中無是驚，虛靈不昧是驚，驚難盡述。如此若驚，有寵而無辱也。貴大患若身：有身就有患，無患亦無身；患乃身中出，身從患中生。一靜之後，絲毫運用，是吾患也。崩鼎者，一患也；癡絕者，二患也；火炎無水者，三患也；四肢不動者，四患也；目眩而無光者，五患也；氣不接者，六患也；口不能言者，七患也；五臟炎枯者，八患也；有骨無肉者，九患也；不明大道者，十患也。此患皆從後天之身而來，亦從重命而來；若輕命，輕後天之身，惟重先天身，患從何來？有為患生，無為患絕。貴大患者，是重命入邪之人。人重命，方去修，不管邪正，死死下功，為重命怕死，誰知死期更速。重性輕命，方得無患。





命中不得性，性裡常生命，故若驚若身，而貴我真全之理。倘有察處，以若驚而守若身。何謂寵辱，辱為下：元海枯竭，故先天不生，是辱也。後天作而補先天，是寵也。得真靈若驚，失本來若驚，是謂寵辱若驚。何謂貴大患若身。所以有大患者，為後天身耳。及吾存先天之身，而無後天之身，吾何患之有。貴以先天之身為天下者，則可以寄其身，而塞於天下。愛吾先天之身為天下者，乃可託虛靈之身於天下，是存道身，外凡身。如此寵其身而無辱於身，無患於身，方是清靜常存之道，而無入邪之心。此是修真至妙，願學者勉宜。

#### 視之不見章第十四

視之不見名曰夷，聽之不聞名曰希，搏之不得名曰微。不可致詰，故混而為一。其上不皦，其下不昧，繩繩不可名，復歸於無物，是為無狀之狀，無象之象，是為恍惚。迎之不見其首，隨之不見其後。執古之道，以御今之有。能知古始，是謂道紀。

此章是知道不可以色聲力求之者也。道本無見，不可色求；道本無聞，不可聲求；道本無得，不可力求。道之渺矣，豈能見乎，惟夷夷然自見；道之奧矣，豈能聞乎，惟希希然自聞；道之玄矣，豈能得乎，惟微微然自得。三者，合於天而全於人，不可詰之而窮其理。見於內，聞於內，得於內，精一而見，氣一而聞，神一而得，方為混一。其上皦，瞻之莫知其高；其下昧，俯之莫知其淵，言其難聞，難見，難得之道。上達於天，下達於地，中合於人。要體此理，究其奧，通其玄，會其無中之有，三家合混初之體，如癡中知癡，醉中知醉，方乃見乃聞復乃得。繩繩然而專心精至，不落頑空；纔有真象出現，是為無狀之狀，無象之象。本真一出。聚則成形，散則成氣；何有實狀，何有實象，故此不著若是，方為恍惚。到杳杳，迎之不見其首，隨之不見其後，玄不知其玄，道不知何道，強名不見合，是為真道。今之人，口雖言而身未休也，就雖休，不過勞意而苦其形，是謂執古之道，以御今之有。倘或苟能知古人，體元始之初以修身，如是者，乃見乃聞乃得，是謂修道之綱紀，能時時如是，刻刻體此，方能如天之清，如日之升，如月之恆，如松柏之茂，如南山之壽。如此無彊之道，何不體此而勉勉行之。道在不動，道在不行，道在不言，道在不目，道在不心，道在不意，道在不息，道在不知；知內尋知，息內尋息，意內尋意，心內尋心，耳內尋耳，目內尋目，言內尋言，行內尋行，動內尋動。苟如是，皆可上沖。

#### 古之善為士章第十五

古之善為士者，微妙玄通，深不可識。夫惟不可識，故強為之容。豫兮若冬涉川，猶兮若畏四鄰，儼若客，渙若冰將釋，敦兮其若樸，曠兮其若谷，渾兮其若濁。孰能濁以靜之徐清，孰能安以久之徐生，保此道者，不欲盈。夫惟不盈，是以能敝不新成。

此章是借古之修者儆後之人。古之人從實，無穿鑿；今之人從精莊妙嚴，以作外相。上古修者善士，小心謹慎，故微妙玄通，深不可識。夫微者，道之幽深，故不可識。妙者，道之精粹，不可識。玄者，道之難窮，不可識。通者，道之廣博，無所不通，不可識。此四者，體道者，能搜微，究妙，悟玄，通徧三界，內外無一不燭，言道微妙玄通，入定內，細細覺察，方得通達。外說達天下，內說達全神之靈，使他暗裡珠明，光透百骸，形神俱妙，與道合真，故無可識，故不識。容者道之體，本來無容，強名為容。豫者，是我虛中用虛，如冬川不可涉，如涉川一樣兢惕，方得不漏，稍放，就不能生。猶兮若畏四鄰，此乃澄靜本來，猶恐有外魔來攻，如有鄰舍竊取，存敬畏以防之。儼若客，修身如宴有尊客之前，不敢放肆。方守靜，到底澄清，渙若冰將釋，入靜大定時，如履春冰一般，防其驚異，恐走失靈根，致生不測，保身之要也。敦兮其若樸，不尚雕鑿，素其玄風，不可搬運身心，存澄靜為用，體體元始之理，行元始之事，以神歸元始，以氣合元始，以身化元始，以心意混元始，皆成一炁之樸。曠兮其若谷，廣曠虛中，若太虛之體，為一大竅，任其鳥兔東西，炁合自融，存靈守真，歸中乃得，是我舉動之靈，歸於空谷。渾兮其若濁，本來混一，灰心乃靈。從靈中炁合，復渾，又從渾中求明，到此明處，人以為濁，惟我獨清，任以馬牛呼之，只自固真一，返其當來，



以脫尸骸，方能解脫，不使鬼神專權，惟我自主，始見真神。是內清而外若濁，以遮凡塵俗目，此隱聖故耳。如此難妙，孰能似古善士者，濁內求清，清中更澄，要時時徐行，弗得貪求，如此清矣。孰能似善士安身心，久久如一，體本末終始，先後不改如初，方似古善士。如此修行，乃可以近道，而生定靜慮得之妙。後之學者，逐一遵行，纔有明德新民之真理，率性以近其道，盡性以生其道，纔叫做致中和，合天地以育万物，不過是安之久而生，靜之極而生，者是箇無中有了。从前一體，如冰，如鄰，如客，如濁，如川，如古善士，方能保此道。保此道者，守中無盈，不盈難溢。倘有妄生，盈乃克生，夫惟不盈，是以能敵其形，敵其心，敵其意，方乃成焉。要人小心漸進，無妄無退，方得學古之善士，行精一無二之功，乃得全真，是以借古人而做後學者也。

#### 道德經釋義-純陽真人釋義(紫枌觀)-致虛極章第十六

致虛極，守靜篤，万物並作，吾以觀其復。夫物芸芸，各歸其根。歸根曰靜，靜曰復命。復命曰常，知常曰明。不知常，妄作凶。知常容，容乃公，公乃王，王乃天，天乃道，道乃久，沒身不殆。

此章是逐徑之妙，一層深一層，一節玄一節，要人層層通透，節節光明。致虛極，何也？虛從何來？從空裡來。何謂極？徹底清為極。何謂致虛極？身心放下為致，身心竊忘為致虛極。何謂靜？絲毫不掛為靜。何謂篤？純粹精一為篤。何謂守？專一不雜為守。何謂万物？虛中實，無中有，為万物。何謂並作？皆歸於一，為並作。何謂吾？靈中一點是吾也。何謂觀其復？內照本來。何謂以？得其神而返當來。何謂物芸芸？諸氣朝宗，物來朝宗。煖烘烘，蒸就一點神光。何謂各歸其根？是從無而生，虛而育，打成一塊純陽，常住於中。何謂歸根曰靜？是有中復無，實內從虛。靜者，太和之氣，天地之靈，是靜也。何謂復命？返其元始，是命也；覺其本來，是命也。虛空霹靂，就是嬰兒困地一聲，是命也。人得此生，仙得此道。何謂常？得之日常。何謂知常曰明？明得者箇。是明。明此理，通此理，參此玄，得此道。何謂不知常？不明者箇，是不知。何謂凶？不知其靜，不知靜理求玄，動中求生，有裡著手，故凶也。既不知靜，又得知動，知有此動此有，從靜生者吉；從動裡尋有，有中取動，安得不凶。謂何知常曰容？知常靜之妙，知靜裡常動之微，靜中動，無所不通，無物不容，言其博也，厚也，高也，明也，悠也，久也，微也，妙也，巍巍乎，煥乎其有道德也，就知儒經云：「靜而後能安，安而後能慮，慮而後能的。」又如子思云：「道也者，不可須臾離也。致中和，天地位焉，万物育焉。」又如顏子有云：仰之彌高，鑽之彌堅。瞻之在前，忽焉在後。又如孟子有云：「盡其心者，知其性也。」又如釋典云：無無明，亦無無明盡。又如大法王云：不出不入。此皆容也。何謂公？無人無我，無聲無臭，普照万方，惟澄而矣。何謂王？一澄乃公，公得其旨，統領諸虛，歸於密室，湛寂無為，是為王也。何謂天？金木交併，湛寂真神，無微妄，無微無，無虛中之物，合陰陽之炁，按五行之虛，得看天地之和，體清虛之妙，得無極之真，是一天也。何謂道？靜如清虛，徹底澄澄，是為玄。玄之為玄，是為道也。道本無名，借道言真，返之混沌之初，無言可言，無道可道，是為道也。何謂久？無言無道，是久也。何謂沒身不殆？既無言無道，身何有也，無有何殆也，是以為殆，妙哉斯明矣。

#### 道德經釋義-純陽真人釋義(紫枌觀)-太上知章第十七

太上，下知有之，其次親之，譽之，其次畏之，其次侮之。信不足，焉有不信。猶兮其貴言，功成事遂，百姓皆謂我自然。

此章大旨何在處？在清欲，澄心。何謂太上？澄靜後返之於純，合元始之初，謂之太上。何謂下知有之？諸氣不生，神凝之後，眾皆歸宗，謂之下知；凝結於內，謂之有之。下，乃諸宗也。既知有之，其性鎔也；既鎔，親之譽之，何也？要刻刻防之。親也，惟恐有失，關閉來親譽也，要我含太和以養之，存極靜以鑄之。鑄劍之要，全在忘中得，靜中採，採中忘，是親也，譽也。既親之譽之，何故又畏之，何也？我不驚恪，恐入於頑空，其空一頑，鼎





翻火散，其害不少。是以畏存之。既存畏，又侮之，何也？稍有不純，其藥爆現，侮我之靈，神即分散，是侮也。敬謹固守，養其真靜，純粹精一，抱云合虛，不令其侮，此真趣味，信猶不足，焉有不信而動者乎！既靜而信之，又貴言之，何也？我以篤信真靜，猶若無言而守也。是無言也，猶之乎貴言一般。何為功成事遂？驪龍得珠，豈不謂功成？彩鳳得珍，豈不謂事遂？如是諸脈歸宗，情性為一，俱合太和，以無為而使之然也，皆謂之曰我得之自然而已哉！

#### 道德經釋義-純陽真人釋義(紫枏觀)-大道廢章第十八

大道廢，有仁義；智慧出，有大偽。六親不和，有孝慈；國家昏亂，有忠臣。

此章大竟何說？此說功到方見妙。何謂大道，默默無言，靜極無知，謂之大道。無往不是道，又何廢也？不廢，不為道；廢盡，乃為無極。既廢，為何仁義有？廢到不識處，諸脈絡循規蹈矩，一朝元，不待勉強而來。不言即仁也，不為即義也。不言不為，合成一處，其中若有仁有義存焉。以無為，其德含容，其量恢廓，豈不有仁義存於中。何謂智慧出，有大偽？煉己以愚，修行以癡，方得成丹。苟有智慧加之作為，用心用意，勉強胡行，諸魔不侵，諸障不出，何偽之有。若煉得愚癡，不識不知，是亦偽也。人身是假，人神是真，有大偽，去其身而留神，謂之大偽。何為六親？眼耳鼻舌心意。何為不和？不見，不聽，不臭，不味，死心忘意，謂之不和。既不和，又何有孝慈？孝者順也，慈者愛也。順性愛靈，返天之根，天根既得，子孝母慈，和合骨肉，母抱其子，子伏其母，是謂有孝慈。何謂國家？身心是也，虛中亦是也，性命又是也。何謂昏亂？意不定，入世而昏；心不定，逐境而亂。塵欲內集，昏亂吾中，氣性不斷，先天性不生而昏，凡命不惜，真炁絕而亂。身心定，虛中靜，性命應，定靜應，元神慶。昏於中，取於外，外亂內昏，金木相親；外昏內亂，水火相併。昏者冥也，亂者交也。一冥一交，神仙之道。何為有忠臣？忠臣是意安也。精中華，皓中白，交而純粹，合而杳冥，復神於中，內合天形，是為忠臣。

#### 道德經釋義-純陽真人釋義(紫枏觀)-絕聖棄智章第十九

絕聖棄智，民利百倍；絕仁棄義，民復孝慈；絕巧棄利，盜賊無有。此三者以為文，不足故令有所屬，見素抱樸，少私寡欲。

此章申言何也？恐人易看，不留心窮究，故復按也。請其旨，要人到上德不德，情欲塵心，一毫不著，希聖希賢念頭，一毫不染，盡忠盡孝意思，都不存毫釐之念，到無為地步，是此旨也。何為絕聖？忘神入太虛。何謂棄智？忘忘於空。何謂民利百倍？無為後，諸氣化淳，聽其自然，謂之民利百倍。何謂絕仁？冥中更冥。何謂棄義？除意歸仁。何謂民復孝慈？入無為，到了捉摸處，不知己快，不知己樂，聽其化生，謂之民復孝慈。何謂絕巧？不自作了然而生枝葉，恐聰明反被聰明誤。何為棄利？不生貪求，恐求盈而反溢也。何為盜賊無有？不聰明，不求盈，而無害生，謂之盜賊無有。何為此三者？虛空靈是也。何為以為文？不粉飾造作，自作聰明，而求盈。何為不足故令有所屬？以中求中，為之不足。以中求中，不盈不溢，常常冥忘，不待去求，而自令有所歸。何為見素？不彩之文之。何為抱樸？不粉之飾之。何為少私？不貪之求之。何為寡欲？不盈之溢之。總歸純化無育底地步，合於無極之始，反歸於空，乃申明上章之意也。

#### 道德經釋義-純陽真人釋義(紫枏觀)-絕學無憂章第二十

絕學無憂，唯之與阿，相去幾何。善之與惡，相去幾何。人之所畏，不可不畏，荒兮其未央哉。眾人熙熙，如享太牢，如登春臺，我獨泊兮其未央，若嬰兒之未孩。乘乘兮若無所歸，眾人皆有餘，我愚人之心也哉。沌沌兮俗人昭昭，我獨若昏；俗人察察，我獨悶悶。澹兮其若海，飂兮似無所止。眾人皆有以，我獨頑且鄙。我獨異於人，而貴求食於母。



此章自知玄玄，獨落根本，只知有靈，不知有身，又何況人可得而知也。絕學無憂：絕無有之學，抱中而已，豈有憂哉。唯之與阿：惟靈內之根，守純陽之氣，寧無憂之神，與人隔障，可得易聞。欲知之人，而人不知，靈神能去幾何？有無相通，呼吸相應，善惡不分。有靈必有神，有神必有靈，善者靈也，惡者神也，相去有何若哉，言其神靜生靈，靈微通神。人之畏，畏性不生，畏命不靈。無虛也，無靜也，虛靜不極，豈不畏哉。我若虛也虛之極；我若靜也靜之極；我若極也極之至，又何畏性命之畏哉。上畏字，我有驚醒，終日惕惕。下畏字，是性命，是虛靜。荒兮其未央哉：荒，非荒也，一物不著，一絲不罣，無天無地，日月暗明，惟混而已，謂之荒也。其未央：恍忽未生，不知有冥，不識有空，如此境界，有何中央，是未央哉。眾人熙熙，若有所得而自快，盈其心，滿其志，止於此而已矣。如享太牢，如登春臺，因盈也，因滿也，不知盈滿而自害。我獨泊兮：我到未央時，不敢苟且，愈堅其志，愈恆其心，只執於中，連中也不知，是為泊然其未兆。我到未央時，若嬰兒之未孩，知識不生，聞見不開，嬰不知其嬰也。乘乘兮若無所歸：嬰不知為嬰，此時候有何歸？著到寂然之境，靜到寂寞之鄉。眾人皆有餘：為勝心二字，自滿自貪，謂之有餘。我獨若遺：到一境，減一境；入一步，殺一步；得一趣，忘一趣，知一妙，自己危微精一，謂之若遺。人到玄玄處，秋毫不貪，飛灰不染，方為若遺。我若遺，愚人之心也。寂然不動，輝輝兮，燦爛於中；冥冥兮，性升於空；沌沌兮，返之混始，歸之混沌。俗人昭昭，盈心滿志，自以洞然為昭昭也。我歸元始之初，神不知為神，氣不知為氣，虛不知為虛，入於混然。惟昏昏然不識，若未胎嬰一樣。世人見利敏觸，若是秋毫之末，見樹而不見林，知梢而不知幹，過猶不及，現世之所謂鑽關子，找虛位，無所不為其極，無所不施其法，而我獨守成默靜，不過於求。凡諸世利之事，皆茫然而不入意也，如海之澹澹闊蕩，如風之颺颺不停，無起無止，無邊無際，煉性命之宗，減生死之途，則雖眾人皆以功利營名為主向，我則若似獨修於山中之鄙人，斷塵根，了生死，殊不同哉！我獨頑且鄙：精粹純一，謂之鄙也。我獨異於人：默默無為，著中不著，異於人而合於天也。混沌合於我，我還歸於混沌，謂之異於人，而混沌同也。混沌之內，惟知有中，母乃中也。昏默之中，採先天精華，含養於內，謂之求食於母。

#### 道德經釋義-純陽真人釋義(紫枏觀)-孔德之容章第二十一

孔德之容，惟道是從。道之為物，惟恍惟惚。惚兮恍兮，其中有象；恍兮惚兮，其中有物；窈兮冥兮，其中有精。其精甚真，其中有信。自古及今，其名不去，以閱眾甫。吾何以知眾甫之然哉，比此。

請問此章大旨。此章虛中著，空中生有，自知自覺。涵容養中是謂孔德之容。心不虛，不能容；心不空，不能量。虛空方得應物。道為何物？是先天生底炁，炁生道，從道凝為物，人何能使凝中？初然下手，下手處在太虛立基。去人意，住基，合恍合惚，謂之初進，此一講也。凡人修道，必先由此，後至恍惚。復為鎔金，鎔化養體，如坐大火中，周天雲霧，如入冰山，方為恍然；崑崙鎮頂，不能力支，方為忽然。恍惚之中，中若有象，見如不見，知不知，方為真象。恍中生忽，忽內返恍，內若物存，覺如不覺，存如不存，方為真物，既忽中返恍，恍中生忽，如影一樣，為何有名，吾不改之。因存因有，著定於中，是其名也。去名亦是去害，害去氣鎔，名去神化。甫字當作父字看，亦當主字，亦當神字。目不觀，目神入矣；耳不聞，耳神收矣；鼻不臭，鼻神凝矣；口不言，諸神聚矣，謂之眾甫。諸神聚，其舍有主；諸神化，其氣有父；諸神存，其名不去；是為眾甫。為眾甫，方得若窈若冥，到了窈冥時，纔得神化，氣結，精凝，而成道如此。

#### 道德經釋義-純陽真人釋義(紫枏觀)-曲則全章第二十二

曲則全，枉則直，窪則盈，弊則新，少則得，多則惑，是以聖人抱一為天下式。不自見，故明；不自見，故彰；不自伐，故有功；不自矜，故長。夫惟不爭，故天下莫能與之爭。古之所謂曲則全者，豈虛言哉。誠全而歸之。



此章是教人純一不雜，自無驕貪者也。太上之婆心，恐人自驕自貪，常存好勝之心，不自加功，而妄採取，有害清靜之道，教人常存不盈不滿之意，故以式示之。凡學道者，從曲而全，深究太陰之理，從月之三日生陰，三日取陽光方明，故漸加採取，功到自然滿盈；曲則漸直，初三，初八，十一，十三，十四，十五，十六，故望。曲則盈，如月也。枉者，要人純其精，一其華，精華純而生，用華不用精，固精採華。窪者，小土塘。水多則盈，要人防溢之害。弊者，弊其著採，弊其採守，去有為之弊，存意中意，太虛中運用生化之理。少者，一絲不著。多者，妄心極用。是去此數件，清之，一之，虛之，極之，是以聖人教人式如此，故舉言之。不自見一己之見，亦不以自見為見地者，能兼容真境，周參丹法，故明。不自是故彰：不以一己之視聽，作為標範，亦不自視己之修行，有過他人之特運者，故能彰明一切。不自伐，故有功：不以己意之專，以為攻伐他人之過錯，故得為人專逞之益。人無矜，故道生。前不自者，默其功，而聽其自然來往生化，未勉強用他之功，氣聚自生，氣烘自化，氣融自結，氣純自成，氣化自泰，泰後自旋自轉，微意一點落於宮中，氣後合混沌時，如太虛中一點金星，天水相映，總從不自是、不自矜中來，是以不爭。不爭者，因不自是自矜，方處不爭，到不爭時，豈有虛謬哉。深為後人而詳說之，因曲枉窪弊少多者六字，總不過要人去有存無，去勝存朴，去貪存實，是以不爭而歸式之。

#### 道德經釋義-純陽真人釋義(紫枏觀)-希言自然章第二十三

希言自然，飄風不終朝，驟雨不終日。孰為此者，天地。天地尚不能久，而況於人乎。故從事於道者，道者同於道，德者同於德，失者同於失。同於道者，樂亦得之；同於德者，德亦樂得之；同於失者，失亦樂失之。信不足，有不信。

此章言其自然，不待作為。希言者，言貴於無，如飄風亦然。倘天心不靜，飄風即起，不能恆耳。如人之功，其鉛方起，意即外馳，豈能恆乎。驟雨如人之功，水方來朝，心即他向，火不能降，雖朝無益，如驟雨不終日耳。如此用功，孰謂是先天地，此乃穀之餘。天地尚且不久，火來水散，水朝火滅，不能合一，天地豈能久乎。人妄採後天，乾坤毫無主機。人，乃神也，神豈能返舍，無是理也。故從事於道，言靜極之功，去有而就無，故從之靜，從之無。道者同於道，同天地不言太虛之體。德者同於德，同天地生化万物之機。失者同於失，同天地虛靈不昧，無言無動，而合天地之道。同於道者，同生化肅殺之權，如人有動有靜，相生相剋，與天地無絲毫差謬，樂自然之道，故得之。同於德者，同天地含弘廣大，無不覆載，其有容也若此。樂其然之道，故得之。同其失，同天地虛靈不昧，風雲雷雨，無意而生，無意而散，絲毫不著，如此容靜，包羅乾坤，聽其自然，合天地，樂我自然，希言之道，故得之。如此合天，信之猶為不足，焉有不信之理乎，太上教人，不過體天惜己而修，忘得忘失，無容心於物也。

#### 道德經釋義-純陽真人釋義(紫枏觀)-政者不立章第二十四

政者不立，跨者不行。自見者不明，自是者不彰，自伐者無功，自矜者不長。其在道也，曰餘食贅行，物或惡之，故有道者不處也。

此章從虛自運，不待勉強。何為政者不立？政者，是斜身不正，謂之政，故不立。為何譬政？意邪心著世慾，猿馬不收，何能得靜？何故得靜？正其心，澄其意，毫無染著，故能得靜。何為跨者不行？跨者，一腳而立，不能行也。譬此者何也？因人不漸進，知而不行，如獨腳而立，豈能久乎，是如倣後學也。不靜，安能得起。不虛，詎能得知。人若聞道，不從漸修，焉能成乎？何為自見者不明？自有邪見，妄自為是，不規自然，豈通透內學。若有通透，將何求之？似愚似癡，終日默默，不待勉強，自作聰明，不求明而自明也。何為自是者不彰？自立偏見，終日妄參，其大道不能彰現，將何求彰。常存不滿之心，不生速進之心，終日自足，豈能彰乎。要不自足，虛虛靜靜，常若蠢然，澄見底，不求彰，功到自見，此彰非外彰彰之意，乃內中運行生化之機，方合太上本旨。何為自伐者無功？外說如滿山蒼槐古柏，樵人日採，山之槐柏，日採不覺，月採年採，漸漸待盡，山之秀氣，漸





漸消散，久之為一枯山。如人終日目視耳聽，口言鼻嗅，身勞神損，氣耗精枯，終日不覺，久之如枯山者同。又如人妄相授受，不歸清靜大道門頭，終日或守或放，耗水抑火，每日燒煎，其已不覺，久之亦如枯山同。何為**自矜者不長**？人少靜，微有覺意，便生自誇之心，矜心一存，道無漸進，今日如此，今年如此，終於此而已，因自矜自誇故也，焉有漸進之理，將何得漸進。有恐聞之心，存不足之意，堅之固之，精之一之，再加一篤字，不求長而自長也，如此自然與道合也。何為**道合**？要如**餘食贅行**，人不知以後天餘食之氣，精心切悟，以為己害，起後天底精心切悟，去靜中參悟後天中先天。贅行：是不動貌，心貪身懶之意。既心貪身懶。為何譬道。言如人外不動而外勤於功，就如身懶心貪贅行一般。何為**物或惡之**？物乃靈物也，因自見，自是，自伐，自矜，不從自然，不歸清靜，靈物豈能起乎？若或有惡者然。何為**故有道**？道乃自然之玄，有道底人不見，不是，不伐，不矜，此為故有道。何為**故有道者**？不跂立，不跨行，從清靜自然，不待勉強中而來者，無速進之心，無矜誇之意，入於冥忘，常在虛無之境，而不處見，是，伐，誇，有為之地也，故不處。

### 道德經釋義-純陽真人釋義(紫枏觀)-有物混成章第二十五

有物混成，失天地生。寂兮寥兮，獨立而不改，周行而不殆，可以為天下母。吾不知其名，字之曰道，強為之名曰大。大曰逝，逝曰遠，遠曰反。故道大，天大，地大，王亦大。域中有四大，而王處一焉。人法地，地法天，天法道，道法自然。

此章旨在何處？在一大字。修在何處？結穴在寂寥。混成物是何物？靈明隨氣而結，空洞之中，混成有質，此質虛象無形，結而成丹，謂之有物混成。何為先？何為後？積穀為後，採陰精為後，著意為後，一切有為為後。寂靜中生，虛靈中出，空洞中昇，無杳中來，無有中見，虛實中成，為之先，皆謂之先天地而生。何為先天地？混元中未有天地，而天地性存；未有陰陽，而陰包陽，陽包陰，陰中生陽，陽中生陰，謂之先陰先陽，取而用之，謂之先天地。既有先天地，要寂寥何用？不寂，陰中陽不生；不寥，陽中陰不出。寂寥之中，天地生而合一，陰陽聚而泰交。何為**獨立不改**？天地不可改，天地為獨立，至道為獨立。天地不外於道，而況万物乎？謂之不改。何為**周行而不殆**？天旋地轉，周流生化，豈有崩墜乎。天地原以一氣化成，天中之天，地中之地，天中之地，地中之天，一氣混融，出於自然。道乃天地，亦是流行而不殆，天地可殆，而道不能殆也。何為**可以為天下母**？母者，以氣成道。道生天地，天地生万物，而万物亦本於道，是以為母。可以為天下之母，言其無事，不本於道也。何為**吾不知其名，字之曰道**？太上亦不知何為道，言其純粹精一，至玄至妙，不知為何名，想像自推之曰，字之曰道。何為**強名之曰大**？無往不包，無處不利，通流陰陽，強之曰大。何為**大曰逝**？逝者，無處不周，謂之曰逝。逝曰遠：遠者，天上地下，隨道流行，謂之曰遠。遠曰反：反者，天地万物，無不本於道而生，無不歸於道而化，謂之曰反。生無不本於道，化無不歸於道，故曰道大。何為**天大，地大，王大**？天故大也，天本於道；地故大也，地本於天；王故大也，王本於地。天地王，皆本於道；道故大也，殊不知亦本於自然。天所以覆万物，故曰大；地所以載物，故曰大；王所以統万物，故曰大；道所以包羅天地万物，故曰大。何為**域中**？域中者，天地万物之主宰，道凝於天，而為天之域中；道凝於地，而為地之域中；道凝於万物，而万物之域中；人能體道，道凝於人，而為人之域中。何為**四大**？天地王道，謂之四大；精氣神靈，謂之四大。四大皆空，而道處於中，謂之**王處一焉**。何為人法，天法，地法？道出於自然，人能自然，如地之靜，故常存，謂之**人法地**，地得天之雨露下降，生化之機固結而常存，謂之**地法天**。天稟清虛之氣，凝虛於上不動，無為而合道，謂之**天法道**。道本於虛無，常含湛寂之體，聽無為之生化，謂之**道法自然**。自然之中，有物混成，感先天地而生，凝寂寥而化，隨自然之機，而合混成之道，謂之自然。

### 道德經釋義-純陽真人釋義(紫枏觀)-重為輕根章第二十六



**重為輕根，靜為躁君。是以君子終日行，不離輜重，雖有榮觀，燕處超然。奈何万乘之主，而以身輕天下。而以身輕天下。輕則失臣，躁則失君。**

此章教人溫和弱體，靜動相宜，漸進底意思。重為輕根，是从少而多，从靜而動。須性命為重，世事為輕，先去世事之輕為根，从靜而為本，根本既固，方能重性命，如人負物，先力寡不能勝，从輕而漸重，方纔得勝。人不去世事，安能全性命之重乎？靜為躁君，君者，心也。心屬火，安得不躁，煉乎靜以制之。如負自重，終日堅心清靜，行若負重者然。人能惕惕不忘，清靜真一，雖有榮觀，燕處超然，而終日不離虛靜之機。奈何人君主天下者，以身輕天下，是重末留本，妄想邪見，其國易於傾頽。身者，國也；臣者，氣也，氣為丹之根。重者，性也；輕者，命也；性為命之本。築末必先務本，謂之**重為輕根**。**靜為躁君**，何也？靜者，清而澄；躁者，妄而生。以澄止妄，以靜治躁。清者妄息，常澄其心，靜其意，清其神，如此心則灰去，**是以君子終日行不離輜重**，何也？是以修真之士，終日乾乾若惕，如有重任者，一時不能拂去，若輜重者然，終日不離靜澄，而煉其主，**雖有榮觀，燕處超然**若何？靜中有奇景異象，雖有榮觀處，而以無為化之，澄中雖超然燕處之暢，亦以無為治之。**奈何万乘之主**，何也？奈有血肉而為之主君其國者，此患也。**以身輕天下**，何也？是形骸之累，又有血肉主宰其身，內不能灰，外不能化，奈何有累於我哉。去心輕身，從無為治國，清靜治君，是謂奈何。**輕則失臣**，何也？君不能以清靜化，國不能以無為治，溫良恭儉之臣，見其躁君，亂其國，危其邦，安肯出任，故常隱於海國，而不化行天下，是輕則失臣。**躁則失君**，何也？君不能以無為治，馳騁田獵，好作為世欲之事，如此昏亂，安得不躁失其靜，而君亦以失之，不靜有為，為之失也，是謂躁則失君。

#### 道德經釋義-純陽真人釋義(紫枏觀)-善行無轍迹章第二十七

**善行無轍迹，善言無瑕謫，善計不用籌策，善閉無關鍵而不可開，善結無繩約而不可解。是以聖人，常善救人，故無棄人；常善救物，故無棄物，是謂襲明。故善人，不善人之師；不善人，善人之資。不貴其師，不愛其資，雖智大迷，是謂要妙。**

此章 太上教人隨機化育，不待勉強而聽自然者也，是一團無中有底景況。何謂**善行無轍迹**？善乃人之本性，父母未生之初，就有善性，是一點落根源底時候，未有化育，就有此善，即先天也。行是發生歸鼎，先天一來，只可意取，豈有轍迹。若有轍迹，即是採取有為功夫。大道本於自然，謂之善行無轍迹。何為**善言無瑕謫**？善若言，即有瑕生，即有詭詐。善不言，則瑕玷詭詐，从何而起，方得還自不言，謂之善言；自然謂之無瑕謫。何為**善計不用籌策**？淳化之民，何用刀兵。不計為善計。氣和了，先天即生，何用子午卯酉著意籌策。能善用計者，就不用籌策。何為**善閉無關鍵而不可開**？不閉，為善閉。何用閉穀道，通三關，開崑崙，從夾脊兩關，臍下元海，何竅要開，終日用心用意，去自搬弄，豈不惜哉！善閉者，出自自然，而關竅自然通透，自然光明。著於關鍵者，而關鍵沉於淵海；昏昏無著者，虛無之關鍵。周天為大竅，無有隔障，善閉而無關鍵，不可開而自開也。何為**善結無繩約而不可解**？不結為善結。著意採來，容心凝結者，不是養性命，是送性命；不是養長生藥，是自煉毒丹而害生也。終日耗後天之寶，耗竭氣散，懼寒懼煖，懼風懼濕，面金唇玉，皆不善結者；倘後有同志者，宜以此戒。聽其自然，神氣凝結，不待用意，而自从規矩準繩中而結，一結成丹，豈可解也。何為**是以聖人常善救人，故無棄人**？聖人是善言，善行，善計，善閉，善結底人。人者身也，是以聖人愛身，常修身而不棄身也，恐人於塵囂枷鎖之累，故常救身而抱道也。何為**常善救物，故無棄物**？物者靈也，恐入於有為，常存救物之心，比無為化之，故出自自然，聽其生育，無向凡俗而不棄也。何為**襲明**？天無容心生物，亦無容心化行。人體天，無容心修身，亦無容心凝經結，聽物之生化，是為襲明。何為**善人，不善人之師**？無為之人，不假造作，是有為之規模。何為**不善人，善人之資**：有為之人，用意造作，為無為之榜樣。聖人修自然之道，體天之無為，故**不貴其師，不愛其資**，雖有智人，體杳冥而若大迷，是謂得道要妙。總不過無容心於道，而聽自然者也。



道德經釋義-純陽真人釋義(紫枌觀)-知其雄章第二十八

知其雄，守其雌，為天下谿。為天下谿，常德不離，復歸於嬰兒。  
知其白，守其黑，為天下式。為天下式，常德不忒，復歸於無極。  
知其榮，守其辱，為天下谷。為天下谷，常德乃足，復歸於樸。樸散則為器，聖人用之，則為官長，故大制不割。

此章何意?要人守道，分理陰陽。何為知其雄，守其雌? 雄是陰中陽生，雌乃先天一氣。知而不採，謂之知其雄;守而自來，謂之守其雌。何為為天下谿? 分理陰陽，則天下柔和。谿乃淳也。天下淳，陰陽自然分理天下，指一身而言，一身無為，常德不離:德者，道也。人本清虛，清虛陰升，清虛陽降，陰升陽降，其德乃長，真常不離，反與嬰兒同體。嬰者氣未定，五臟未全，皆虛空也。人能無五臟者，方能知其白而守其黑也。以嬰兒為天下抱道之式，人能如嬰兒觸物不著，見境無情。為天下式者，真常之德，無差忒矣。道得淳化，反歸於無極，而合太虛之無為。知其白，不若守黑。白能易染，而黑無著。靜到白時，如月返晦，到晦時，收斂之象也。知其榮，榮則有害，不知常守其辱。辱心一存，万事無不可作，無為存辱，為天下谷。谷者:虛其中，一身常能虛中，為天下谷，此之謂也。常德乃足，中能常白，其道常存，道存而反歸於樸。樸者，全完之器。樸散而成器，散者:分其樸，而聖人用之。聖人能守中精一，則純一而不雜，為天下管轄，統天下之民，歸於一國，聚萬成一淳化無為之國，分理陰陽五行之造化，歸於一統，則大制而不割也。一身純陽，分理陰陽，其煉而成體，豈能割乎。知雄守雌，以柔治剛之意也。太上教人無為化淳，聽生化之自然，不假勉強也。

道德經釋義-純陽真人釋義(紫枌觀)-將欲取天下章第二十九

將欲取天下而為之，吾見其不得已。天下神器不可為也，為者敗之，執者失之。凡物或行或隨，或响或吹，或強或贏，或載或隳。是以聖人去甚，去奢，去泰。

此章是教人無為，法天行事，絲毫不逞底意思，將欲取天下而為之:天下者，一身也。取者，修也。為者，無為之道也。人若修身，心本於無為。諸事若不造作則不能成，惟道不然，將欲修身，必本於清靜自然之道。如今世人，若有些小言一二著，長笑而逝矣，吾見其不得已也。天下神器，何嘗有為;以湛然常寂，聽其自然生化，隨機靜動，故不可為也。有為必販於性，有執著必失於命，不為不著，性命常存。凡先天炁生，聽其隨行，內應於响，外應於吹，出入自由，不待勉強而贏也。若有微意，非太上至玄之道，亦非不壞真空長生之道也。或載或隳，若修清靜，隨其左冲右突，上旋下繞，待其中千穴万竅，忽然一旦豁然貫通，方得根深蒂固，載值於中宮，無隳無豫。是以聖人修身，必先去甚而無妄心，去奢而無繁華之心，去泰而無勝心。心既無而一身無不自然，合太上傳道之本心，同太虛而歸真空。無為真空，安得不取天下乎!

道德經釋義-純陽真人釋義(紫枌觀)-以道佐人章第三十

以道佐人主者，不以兵強天下。其事好還，師之所處，荊棘生焉，大軍之後，必有凶年，故善者果而已矣，不敢以取強。果而勿矜，果而勿伐，果而勿驕，果而不得已，果而勿強，勿壯則老，是謂不道，不道早已。

此章清靜無為，不加造作，造作早已。以至道佐人主者，不言為道，道之渺矣。

清靜即是至道，以清靜之道，治伏我心，我心治伏，人主安矣。不以兵強天下:兵者，雜氣運行，如一國之主，亂行不道，不得已而用兵，用兵必有勝販，其國必亡。如人修身，必先治心，心馳不一，運行雜氣，或長或短，見功速而成者少，其身早已。其事好還:還者，是造





作之顛倒；殊不知師之所處，禾麥盡盡，民豈生焉。如人之雜氣所止之處，血肉凝聚，病則生焉，就如荊棘蔚然，粟無所生，人畜無所食，天下百姓皆入凶境之歲，與天之道毫無關係，故善者不敢用強。在上者，施無為之化；在下者，聽其自然歸伏。如善者，心心清靜，不待勉強，其氣自生，清靜果矣，而勿矜誇。無為果矣，荊棘不生而勿剪伐。果而勿驕，將帥不入乎驕，而好戰之心未起也。果而不得已，乃清靜中一點真氣，至道本來，連一點都是多了底。自然果矣，而勿用強。勿強而道，是謂真道；用強於道，是為不道。不道者，安得不早已乎。此太上教人，無為修道，以有為之說戒之。

#### 道德經釋義-純陽真人釋義(紫枏觀)-夫佳兵章第三十一

夫佳兵者，不祥之器，物或惡之，故有道者不處。是以君子居則貴左，用兵則貴右。兵乃不祥之器，非君子之器，不得已而用之。恬澹為上，勝而不美，而美之者，是樂殺人也。夫樂殺人者，不可得志於天下矣。故吉事尚左，凶事尚右，是以偏將軍處左，正將軍處右，言以喪禮處之。殺人眾多，以悲哀泣之；戰勝，以喪禮處之。

此章用淳不用強，用和不用剛，用氣不用意。有意為強兵，故不祥。夫佳兵者，溫良柔和。佳兵者凶，善用者吉。善用者，靜後用之；不善用者，開首用之。物或惡之而不致，故有道者不先動。故不處。是以修道君子，處其靜而貴左；不靜者，處其動而貴右。先意故不祥，不祥亦有氣至，乃勉強採來穀氣，謂之不祥之器，非修道之君子。靜後動者氣，不得已而開導初進之人，故以下乘教人，取後天而得效也，只快於一時，久則必敗。能恬澹清靜，自然之功，謂之虛無至道。苟有微意而不美，而美之者，入一境，殺一境；得一理，忘一理；不殺不忘，謂之佳兵。好殺者人畏，群而抗之，則役者貧而民心不穩，天下如何歸心？吉慶之事，以左為尊；若凶白之事，則右位為貴。靜中動者，副將軍之謂也，居左而不凶，乃無意焉。動中動者，正將軍之謂也，居其右而不結，用意取也。惟精惟一，清虛而得天机，謂之性；厥終厥始，有動而得地機，謂之命。性定，命生，從此而生泣，知命方知命難，因其有斷殺之志，故一戰得勝，言其心切意專也，苟有二念則不得，是以喪禮教之。不有殺人心，不可以入道；不有鐵石心，不可以求真，言其可教則教，不可則止。是以太上教人，如此用靜不用動，用氣不用意，用氣立性而後命，以佳兵譬之，柔和治之，虛無修之，靜動得之，空空成之。所以有兵而不用，兵有勝販，故不祥，教人體此而修者也。

#### 道德經釋義-純陽真人釋義(紫枏觀)-道常無名章第三十二

道常無名。樸雖小，天下不敢臣。侯王若能守，萬物將自賓。天地相合，以降甘露，人莫之令而自均。始制有名，名亦既有，夫亦將知止。知止所以不殆，譬道之在天下，猶川谷之於江海也。

此章乃無人我，自得意思。道以混沌無名，常住真靜，與太虛同體，不言不動，謂之道常無名。樸者性也；大而通徹天地，細而入於微塵，雖小，天下不敢臣；臣者氣也；性定，氣凝，謂之不敵臣。侯王能自守：侯王者心也；心空，神靈，若果能如此守者，萬物將自賓服。萬物者，諸經脈絡是也。能定而守靈，經絡再無不賓者也，總歸大竅，一片光明，天地自然相合，下升上降，天地合一，甘露得二氣而生，混合於中。到此光景，人莫之令。人者，靈中微意是也。到混沌時，有人不知其人，而自然定均，定均時始制有名，定而後能慮是也。名既有之，不要妄貪，夫亦將知止。知止，則有定期而漸進者也。能知止，所以為者咎。至弱者水也，川流者水也，水之不息，猶天地萬物，不可須臾離道者也，謂之猶川谷之於江海也。

#### 道德經釋義-純陽真人釋義(紫枏觀)-知人者章第三十三

知人者智，自知者明，勝人者有力，自勝者強，知足者富，強行者有志，不失其所者久，死而不亡者壽。



此章教人內省自思，意不馳於外而守真靈，脫解無用之軀，與天地同久也。知人者智：明哲於外，非我之本分。自知者明：守自己之靈，虛中生白，光灼天地，自知其有，默默自得，而為之明。勝人者有力：不可以力勝人，以虛無至道勝人。力者，內光也。勝己者，自勝之中和，充塞於天地，與太虛同體者也。強：內光之充塞，含容於我。知足者：知瑩白之光芒，無處不周遍，虛虛於中，守有於內，而不妄求，謂之知足。富者：滿其體，一氣豁和，含光於中。強行者有志：堅其心，固其意，忘其形，存其虛，守其有，以待功成也。能常真靜，守其中，而不失其所，其道恆而天地交泰，陰陽合抱於中，如此恆常不二，豈不能久乎。道成而軀去，光融而性存，雖死於世，而我實不死也。死則死矣，假形骸雖死而不亡，與天地同其德，與日月合其明，與陰陽合其道，與混沌同其體，道存而性融，形亡而光結，故壽而不死。無中下手，虛中能有，有中返空，性命合一，靈性常存，清光融融，謂之死不而亡。常存於天地之外，包羅於万象之中，空空洞洞，其真常靈，其道常存，真常至道，謂之不亡而壽。

#### 道德經釋義-純陽真人釋義(紫枏觀)-大道汎兮章第三十四

大道汎兮，其可左右。万物恃之以生而不辭，功成不名有，愛養万物而不為主。常無欲，可名於小；万物歸焉而不為主，可名於大。是以聖人，終不為大，故能成其大。

此章是教人歸於大竅而不著底意思。大道，是虛無至玄至妙之道，無物不有，無處不到，謂之汎兮。一靜之後，遍體皆空，無有障隔，此乃汎也。左之右之，無不通之，無不靈之，節節相通，竅竅光明，謂之其可左右。万物：諸經絡也。心空，意無，万物無不恃之以生，鎔成一片，內外光灼，雖無心於万物，万物自然生之而不辭。已得己功，無論治國平天下，或一己之修真，俱不揚名顯勢，昭天下以為己已得之。聖人愛養万物，天地乎養万物，任其生衍運化，而不作其主人，主令天機物運，但任各取自然衍化，種種態勢。常無雜意可著可名者，雖道大而不見其大，入於微末，而於小焉。一氣鎔成，万物無所不歸，若無主焉；諸氣自然合一，若無主宰，而主宰存焉，此乃性中命也。性中得命，若可名於大。大道至微，實無所大，而大存焉。是以聖人修道，默默而不彰，隱潛而不見。道雖大，而始不為其大，故能虛無以合道，默默而合天地，隱潛以合陰陽，成汎汎兮，合其至道之大而入於渺渺之天，恍惚存亡之間耳，故能成其大。

#### 道德經釋義-純陽真人釋義(紫枏觀)-執大象章第三十五

執大象，天下往往而不害。安平泰，樂與餌，過客止。道之出口，淡乎其無味。視之不可見，聽之不可聞，用之不可既。

此章教人不著底意思。象字，是有著而歸實；大象是不著而歸空。象本於中，守中而小；大象本於形，無形而空。本於中者害，空於形者不害。執大象：忘形，合虛，空中，空形，四大皆為一竅。使我之神，清虛而合至道，任往來而不害。天下者，身也。身為天下，是普天之下，無物不載，無處不有，任日月之照臨，空洞之乾坤，往往而不害，如人之身，空其形，絕其欲，清虛其神，默默於大竅，混沌於陰陽，不知有人，亦不知有我，故往往而不害。不害，安於神；不害，平和其氣；不害，交泰於性命。安於神，平和其氣，交泰於性命，皆歸於虛，虛中生有。樂與餌，是先天之真炁，聚而成樂，凝而為餌，如過客之往來，無定止之地，任來則來，任往則往，天下任其周旋，待通身經絡，靈通而合一，如是為丹，性中見命者是也。無可以言道，道之出言其無味，無味而自知其味；無可以耳聞，聽之不可聞，不聞之中，而自聞也；無可以目視，視之不可見，不見之中，而自見也；無可以著用，不用之中，而自用也。故不可見，不可聞，不可既者，言其道理精粹，無不貫通，成天地之大竅，而含容乎至道，虛虛實實，無無有有，皆一其氣耳。此謂執大象，而天下往往不害者此也。歸中不中，忘形忘虛，昏昏默默，為一天地，混合陰陽，打成一箇錦繡乾坤，天地壞而我不壞，天地崩而我不崩，皆因不害一炁之至道。不見而見，不聞而聞，不用而用，如過客之行止，不



著於中也，聽其自然而已，者箇纔為執大象。後學如此，方能了得性命，故天下往往而不害也，安平泰之至道也。如此至道，不可見聞，亦不可既也，此之謂也。

### 道德經釋義-純陽真人釋義(紫枌觀)-將欲喻之章第三十六

將欲喻之，必固張之；將欲弱之，必固彊之；將欲廢之，必固興之；將欲奪之，必固與之，是謂微明。柔勝剛，弱勝彊。魚不可脫於淵，國之利器，不可以示人。

此章是盜天地之真一，陰鼎陽爐，剛火柔用，自知其密，純粹精微底意思。將欲二字，將盡而未盡時候，未得先天之初，欲深自聚氣，時合太和而喻之。喻：合聚也。將欲合聚真一，必先張侈於外，張侈定而後喻，保合太和，含弘萬象，混一而成，必先收屬身心，身心定，而後含光內照，則真一之炁彊，炁充足，然後以和柔之。將欲弱之，必先待喻而彊之之後，然後充滿，方纔以和制之，使其純一不雜，合太和柔之，是二八月之候也，卯酉之時也。無寒無暑，充和一炁，謂之弱也，得之矣。從有中而返無，欲廢之矣。將欲廢之先，必先興起於中，充滿四處，而後以和廢之。廢底是有質無形之物，不但煉去有形底，連有質底要盡煉去之，而成光，炫灼於內，恐光散去而欲奪之，必先與之以和。將欲奪之之先，以和而合天之化机，喻而聚合於一處，从中起於上，从上見於空，如魚潛於淵一般，溫溫一性，包裹命根，虛見天心，謂之魚不可脫於淵。國之利器，是彊也；國之利氣，是明也；國之利器，是剛也；國之利氣，是微也。明則能以柔制剛，微則能以弱制彊。不明不微，為國之器；明也微也，為國之氣。剛彊故多利，利則有害於身；柔弱亦多利，利則有益於己。剛彊之利，不公多害；柔弱之利，和平多益，只自知也，自明也。入於玄，知不知為知，明不明為明，己之不知不明，安能示與人。入於湛寂，合於真靜，如此之妙，如此之微，玄之又玄，可以示人乎？故不可以示人。

### 道德經釋義-純陽真人釋義(紫枌觀)-道常無為章第三十七

道常無為而無不為，侯王若能守，萬物將自化。化而欲作，吾將鎮之以無名之樸。無名之樸，亦將不欲。不欲以靜，天下將自正。

此章從無而有，有得還丹。丹成光生，以靜而進，從有而守，不欲之謂也。大道常以混元為體，以無名為用。道常無為：無中生有，未嘗無為，無為而無不為，要侯王守之。王侯：靈也。真靈若能守，萬物從無中而生有，靜中而自化，靜極將自化。不靜不能生，安得自化。靜極，極之至，於中方生，生後自化，化而能鎮，是我虛中一靈慧，守起來去，聽其自然。以無名之樸：樸是欲也；不欲靜生，靜中萬物萌，萬物從靜中萌，從無中生，從虛中化，化而斷欲，斷欲以無名之樸鎮之。鎮之光生，鎮之慧出，鎮之虛靈。無名之樸。亦將不欲，此句是申明無名之樸意思。無名之樸，亦是不欲。何為不欲，不欲以靜？不欲即無為，不欲即王侯能守，不欲即萬物化，不欲即鎮之，不欲即無名之樸。雖不欲，無靜而不能，先以不欲靜之。靜之極，欲不能生；靜之至，欲不能萌。靜之至極，方為不欲。靜從不欲靜，不欲亦從靜不欲，入於虛空中，虛則有中，空則實，空其虛中，則不欲以靜，天下將自正，而合天，而合道，靜而符天之虛空，化而符天之日月，鎮而符天之不動，隨氣之運行，聽陰陽之樞机。天能靜，我亦能之。靜乃道之根，化乃之根苗，聽其自然，無不合道，無不合天。天道既合，大道成矣，謂之天下將自正。

《素解》曰：虛名是道。不動不生是無名。真心見是王侯。諸經絡是萬物。經絡諸氣會合於中是自化。真心了了，不動不生，聽其自然，是鎮之。入於虛靜之湛寂，是無名之樸，亦是不欲形，乃天下也。虛中有物，物化而空，謂之自正。外無其形，內無其心，欲斷意絕，窈窈冥冥，入於慧光之中，充塞乎天地，瀰滿於世界，皆成一片光華，性中得命，命合性空，纔教做天地將自正。大道歸於無名，返於混沌，入於無極，而合太清，此章之謂也。

道德經釋義卷上終

Kerbykuek@gmail.com



kerbykuek@gmail.com